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

理學

元

胡汲仲先生

西山王叔恭先生

許白雲先生

程時叔先生

兄端禮附

吳正傳先生

咸朝陽先生

韓明善先生

邵春叟先生

夏自然先生

靜正牟仲裴先生

陳則善先生

明

葉景翰先生

純孝范景先生

唐思誠先生

退密傅伯厚先生

倪汝新先生

楓山章德懋先生

賀晉閻先生

子士
諱附

陽明王伯安先生

俞本素先生

敬齋鄭孔明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黃宗賢先生

周以善先生

應天彝先生

徐曰仁先生

龍溪王激中先生

周元舉先生

季明德先生

從吾董子濟先生

甌東項遷之先生

李侯璧先生

一山王體仁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徐仲章先生

金汝白先生

東白先生應德夫璋

陸元靜先生

一庵唐子正先生

張子蓋先生

陳思敬先生

子植
槐附

敬庵許孟中先生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武原許士奇稚正氏閔

理學

元 共十二人

胡汲仲先生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潛心理學，直窺性之微，事至照如懸鏡，儀居不動。而以誠意御之，雖紛糾無不立解。以銓試第一，授迪功郎，歷官福州府。宋亡，退居永康山中。

元初以賢才徵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尋轉台州路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明年復無麥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欽察議行振荒之令欽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欽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富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欽察雖怒不敢問長孺雖儒者所至輒以吏幹稱然真心愛民慈祥溢於

法外。每日。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發。摘如。神明。而善。柔之。民無。不樂。業者。歷遷。兩浙。都轉。揔運。使司。丞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慶。松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文公。熹之。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知涵。養用。敬爲。最切。默證。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飲食。方。岳大。臣與。部二。千石。聘至。庠序。敷釋。經義。環聽。

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重與同產初無二本皆曠
躍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
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版焜煌燹耀四裔
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
衡責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
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隣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
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長孺曰精神
與死生初無相涉也至夜半喘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
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

海漫抄、樂齋稿、行於世。

許白雲先生

子元附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無子、以仲兄曰宣之子爲嗣、卽謙也、謙天資高、嶷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人耳輒不忘、五歲就學、疑重如成人、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醞蘊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由是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謙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歿，益肆克闢，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富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嘗作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釋老之說，靡不該貫洞究。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一傳，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其

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讓本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者不苟作也。浙東憲府聞讓名，辟以爲掾。辭弗就。肅改庶訪使劉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亦皆因辭。宏偉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讓，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讓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讓從東歸，屏跡人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襄陽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甚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縉紳先生每就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莫不厭服臺省監司先後列其行義於朝郡以遺逸應詔終不爲動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事齋居靜定不出里閭者四十年既老尤艱瘁僦屋以居田不足以具饘粥處之裕如歲大侵議類加濟或問之曰令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謚文懿所著有四書蕞說詩名物錄多

先儒所未備書輯傳蔡說與蔡氏不必盡合春秋有
溫以管窺觀史有治忽幾微行於世子元從葉儀范祖
幹學

高皇帝初定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召之見未至而駕還
金陵驛召赴京與語大悅命爲京學教授官至祭酒

程時叔先生

兄端禮附

程端學字時叔鄞人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授仙居丞未
上尋改國子助教陞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
士虞伯生所推服南宋闕四明學者多宗陸氏惟黃東

發史索齋獨宗朱氏端學與其兄端禮師蒙齋盡得朱子明體適用之旨二難自爲師友端禮色莊氣和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學方殺剛正一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獨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以授來學

吳正傳先生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幼穎異不羣喜記覽工詞章

弱冠因閱真西山讀書記。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磨
滓穢。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許謙。謙復以
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詰問。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
進士。歷官丞令。皆卓有善政。用大臣薦。爲國子助教。陞
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
生咸自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
仕。黃潛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
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
朱氏之學。宋濂稱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生民。

是占其有用之學。所著有易詩禮雜說春秋胡傳附錄
戰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咸朝陽先生

咸仲咸。承康人。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咸從許
謝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同門推爲高弟。
衣履食淡。克已勵行。爲人所難。不徇時尚。而改其度。嘗
言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劄義
學。慈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
曰朝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西山王叔恭先生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叔恭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韓明善先生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八世孫高祖膺胄始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

小戴禮作大義，拈筆立就，文意蒼古，老宿驚異。及長，博綜羣書，尤明性理之學。四方學者輻輳其門。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爾？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一善，必爲之延譽及辯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無輿馬僕御，所遇負者息肩，行者避道。田夫野叟，至於童稚，廝役咸

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薦辟皆不就，務自韜晦。縉紳大夫有事於越者，必先造其廬，得所論述，卽以爲繩準。天曆中，門人李齊爲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時年七十有六。賜謚莊節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邵春叟先生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景定甲子年甫十二，卽領鄉薦。爲書經魁。既赴南省，不利歸。益勵志，明於理學。至元戊寅，郡宰延聘講書。歷壽昌、龍游、教諭。婺源晦庵書院山

長元初士子溺於詞章之習太精倡明理學以淑人心
學者始知所趨嚮所著有四書講義若干卷

夏自然先生

夏希賢淳安人究明性理洞詣本原而會其極於象山
慈湖之要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雖貧甚泰然自如
有君子風學者稱之曰自然先生子清之大之潛之皆
承家學

靜正李仲襄先生

李楷字仲襄黃岩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特

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詞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刑器。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陳則善先生

陳宏聲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諸父母。若一。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棲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日夕。豁然。若有所見。志於力行。自號惺惺藁。大抵言體。

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七月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冠肅整。不知其有疾也。及革。求父扶之。曰。宏辭願死。父手。父問若死將何之。曰。如爐中火。然消則自無耳。遂歌。朱子感興詩。崑崙大無外。一章。溘然而逝。年二十三。

明 共二十四人

葉景翰先生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學於白雲許謙。謙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書曰。

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與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詠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

王師下金華召儀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等集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純孝范景先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肯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

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爲斯文重輕。戊戌，天兵下，發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辟爲咨議以親老辭。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性孝至篤，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唐思誠先生

唐懷德，字思誠，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六

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濬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憲訪副使楊篤聘講淮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海右或請闕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懷德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唐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鍾隨叩而應濂推其博懷德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鈞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退密傅伯厚先生

傅淳字伯厚。鄞人。世業儒。父時以道學名。淳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嘗業舉子。試不利。卽取所業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正以濼洛諸儒之說。以窮性命道德之奧。讀易至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拱手立曰。淵乎休哉。遂顏其室爲退密。鄉人以退密先生稱之。問學淳。正不求人。知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必參酌古今。以對。至老不廢書。一夕讀周禮。漏下三鼓。不置。侍者請問。淳曰。吾樂此。不知疲也。就寢而逝。所著有洪範數

言性理兼說大學補略視志藁藏於家

倪汝新先生

倪復字汝新鄞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寒暑且勤
劄記讀書不摘章摘句而窮索幽眇務得指歸嘗曰士
生程朱後已幸有坦途矣更欲立門戶與抗邪故其說
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如辯大學親民參之
金縢新逆及析周程主敬主靜之說非徒言也爲門人
講易及正蒙諸書詞旨洞達聽者莫不悟解尤邃於鍾
律辨析名數鑿鑿中理潛思默會超然獨得故見人輒

舉與義不啻懸河之注也。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弟子束脩之饋，不入私室，盡以資弟檢身以禮。市肆優場，不一履其足。人嚴憚之。或羣居談謔，復至則寂然無聲。師道甚尊，而善引進名士。若通政余本、憲理學有聲，此其一也。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書通解、鐘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壺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見聞欄楯，覩古錄，長庵存齋，義於家。

楓山章德懋先生

章懋字德懋自號聞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踰月有旨元宵張燈翰林賦詩懋具躡率同官黃仲昭莊景上諫忤旨杖於廷謫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托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饑民嘯聚將爲變急發廩粟賑濟迄以無

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滯考奏課遂踈乞致仕歸時年僅四十有一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如餘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餽之無不飽者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弘治十二年召爲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應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明教化訪矩矱黜燕趾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旣得舉廉儒而惡聞慙蒞監特往卒業焉正德元年應詔陳言

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不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符
報歸未幾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者人乃服懋先幾
云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嘉靖初進
南禮部尚書致仕懋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
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
或以不情處之亦不億逆也居常無甚異同及語道理
談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
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成虧然後知其於書無所
不讀於理無所不會衣服飲食官室器用隨寓而安凡

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傳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食事，輒贊之曰：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奉不措於身，頽庸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贊曰：儒雅如黃木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垠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鸞湖不立異論之伯

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
天。晚有子。接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
才行。恭公遺稿若干卷。藏於家。經自有傳。

賀醫閻先生

子士節附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
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
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
曰。至性不顯。實蓋猶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
上疏。辭官去。執弟子禮。壽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

之甚謹。秦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
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
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宜
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
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
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
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
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
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

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劾
陳喜輩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
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彙流毒邊徼或恃寵
招權納賂不替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
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
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
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爲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典禮樂以化
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麗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躡入報聞允辭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前門欽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毋殺人已而鎮撫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勦衆復呼噪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

晚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陽明王伯安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南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
孫忠烈同舉鄉試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日
事繁牘夜歸必然燈讀經史過勞苦得疾歸關陽明洞
與山人王文輔許瑋輩靜坐爲養生久之漸悟外求之
非甲子聘考山東鄉試改兵部職方主事正德初逆瑾
亂攻守仁首抗疏論其罪狀瑾怒杖之闕下謫貴州龍
場驛丞始至菱藜棘間夷岷相與伐木爲何陋軒玩易
窩以居日夜端居默坐澄心內觀一夕忽大悟踊躍若
狂以所記憶五經之言一一脗合遂卓然自信以致良

知爲聖門秘旨。體究日精。益洞朗無礙。四年起令廬陵。是年瑾誅。歷遷吏部主事。日與士大夫孜孜問學。有僚友執弟子禮者。尋遷南鴻臚卿。門人日進。南贛賊起。朝廷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力薦之。拜詹事御史。往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久蓄異謀。結羣盜爲爪牙。四出標掠。聚衆至數十萬。諸撫臣相視莫敢誰何。守仁至。頓日夜練兵。教射名討洞賊。實以備濠。因自請提督軍務。得便宜行事。王瓊素奇守仁。以爲不如是不辦。請上卽與守仁兵符。改提督。由是進攻橫水。左溪。桶岡。淵。

頭諸洞。良悉平之。軍威大振。班師至賴。開書院。日進諸生講學。不輟。又設社學。立保甲。弦誦之聲。徧於嶺北。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守仁。宸濠反狀。守仁指心額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則已大集矣。卽傳

徽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歸
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
士實等士實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
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
顧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急攻大破之擒宸濠及其
子大哥富是時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賊不犯
南京必走蕪黃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
南廵下詔親征諸奸佞巧言詭譎百計欲去守仁是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

頗有異謀。長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筭。內取凶佞。外

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既得

伏誅。內闕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

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

封新建伯。羨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

勞。諸忌者。又以賜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之。不使至

京。壬午丁外艱。居越六年。竟不召。四方從遊之士。輻輳

於稽山。所在官糾。幾滿時論。益哄然。詆爲僞學。亦不顧

常諱諸生曰。不患言謗。唯患以身謗。岑猛之叛。兩廣聚
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蘓盧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
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以代姚鎮守仁。至開示恩信。班
師。撤旅。蘓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懲遣歸農。刻石勒
銘以示後人。乃諭蘓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
頓首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密與蘓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
約。過八寨。與蘓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
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

文襄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已病乞致仕
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嚴奏捷誇
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
許守仁功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而已隆慶改元廷臣
以請乃追贈新建侯賜祭葬謚文成給券世襲萬曆甲
申採廷議祀孔廟守仁天資超絕少喜任俠長好詞章
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至平生無一
時一念不在於學雖軍旅勦勦中每與諸生相對笑談
指揮不動聲色經歷危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

生死故。晚年時時舉以示人曰。吾此學從百死千難中
得來。豈可易說。或言以守仁氣節文章政事勲業足蓋
一世。只除却講學一事。便是完人。守仁答曰。某但願從
事講學。不願其他。人謂守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國朝
理學諸臣無出其右。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五經臆說。
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行於世。
鄭端簡曉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
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
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

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魯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俞本素先生

俞繪字本素。越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時有閩寇繪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年方二十有

七。狀貌甚備。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晚學。頗易之。繪不校。益自奮。不數載。薦於鄉。爲養。就歛訓導。時郡有閩經歷者。薛文清公高弟也。名再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繪日與講明正學。陳督學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繪惟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識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於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教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開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者。開化之。幸士人習文。公家禮邑。

俗大變。致政家居者四十年。未嘗荷出謁。闕以讀法。乞言。一至郡城。老少男婦爭聚觀之。莫不額手致敬。曰。俞先生俞先生。其爲舉子時。赴禮部試。貸滸令同邑馮公十金。繪官歛時。馮公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官。雖司教。聞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寇廟時。羅倫章赫以言被誅。繪在歛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於家邦。至死無瑕。彙云。

敬齋鄭孔明先生

鄭位字孔明，世家常山之象湖。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喪。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書，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員，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乃復見吳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自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又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

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靡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儒若關竊章楓山。關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相與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論。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十餘萬言。惜以燬燼。其所存者僅十之一云。仇執喪極哀。祠墓殞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儼要非所謂瑣屑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所迷子。蓋有得於康齋者。學者繼之曰敬齋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舒芬字國裳其先爲東陽人自東陽三遷至梓溪學者稱爲梓溪先生以詩經領正德丁卯鄉薦明年卒業南宮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因著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一時深於理學者無不推服焉丁丑中會試第十一名廷對御賜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疏乞終養不許時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警道東廵祀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蕪杭復泝江漢登

太獻且適中土繁麗先是宸濠又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革爲內應而帝星又明於江漢間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芬乃慷慨首議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執復刺廟中請一切危亡之跡不苦言以揀而聽主之自壞又邀夏

考功良勝萬儀制朝陳太常九門至邸中酌以酒贊之
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連疏
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郎張衍
璠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
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
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
而入終酉而退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
芬等於午門外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

高廟之靈其以感動。上心杖屨畢幾死，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探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泊副提舉。卽衰瘠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將死而復藉相傳爲野祭。既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未幾宸濠果反。芬時以外艱歸，而鄉多宸濠餘黨，抄掠未已，有請避之者。芬泣曰：父柩在堂，避將焉往？堅卧苦塊間，不爲動。辛巳夏，世宗皇帝入繼大統，諸寬謫者皆詔起，復官翰林。陞俸一級。三年，乞致仕，以

便就養。疏四上，不允。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痛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三月。明年，以內艱歸。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旣乃校定正經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未幾，以微疾卒。芬幼卽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之謬，曰：是大亂真而善惑人者也。空言辨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

因取周子聖學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而力行之曰此可以邇洙泗之源矣嘗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又西漁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正之何也五經管疏論數萬言關其幽趣大抵皆有功於聖門而周禮尤爲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不能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

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於誠篤，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至於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媿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懃懃必要諸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發，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人曰：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

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居疾中矩度
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自告於廟入室少坐曰此非屬也
卽徐步至廳自整衣冠端嚴不動長子泣問疾不答問
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
周禮未獲表章子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
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造爲歎爾其
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僅四十有四葬於新建象
山之原

黃宗賢先生

黃綰字宗賢，號若人。幼承祖廕，弱冠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積深，論廕襲語，遂弃舉子業。師謝文肅，錫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克裕。以母命，強出仕，授後軍都事。三疏乞養，歸與王陽明、湛甘泉二先生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家居幾十年。嘉靖改元，詔徵遺逸，以薦起爲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綰特跪諫而寢，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

與時王陽明江右功成忌者議奪縮力踈辨之乃明陞
大理少卿選入翰林改少詹兼侍講學士克講宮上
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竊用以圖弘功大
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晉南京禮部右侍郎兼
管操江事未幾轉左適大同倡亂奉勅往撫計擒首惡
張玉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人遂靖明年乙未知貢舉
南竣事以憂去服闋時有安南之亂起爲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克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啓行
聞朝指權相駐私遂構令閒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

在門謝客布衣草屨超然於塵墟之表遠近學者爭趨
事之切劘討論終夕不倦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
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卒年七十
有五

周以善先生

周積字以善號二峯天性篤誠潛心理學專務實踐動
準古人蚤師章楓山繼受易於蔡虛齋舉鄉薦師王陽
明其友王龍谿嚴序其文集曰君子之學貴於聞道君
於楓山得其贖於虛齋得其博於先師得立誠之旨

所發明可謂信道有聞者也。著讀易管見。啓沃錄。山中
目錄圖說。二峯摘葉諸集。歷南安推官。死。州知州。皆有
惠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仕至長史。

惠天彝先生

應典字天彝。性沉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職
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典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僊居
應良。黃岩黃縉。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受致良知
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常百餘人。
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病。日無息。復引疾歸養。前

每日針黹。忽明人謂孝感朝紳。多論薦。不赴。自稱。得至
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徐曰仁先生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
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玉。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
鄉薦。遭文成自龍場歸。論學稽山。愛深拜之。遂執贄稱
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
南太僕。愛亦自秩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
踴躍痛快。如醉如醒。素數月。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

自叙云。愛因舊說漸流。始聞先生之教。實疑傳不定。無
人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疑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
之學。爲孔門嫡傳。合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
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
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垂舞
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
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
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頓之命。愛亦請告歸。方

與諸門人謀畊膏上之田以待其歸而竟以疾終矣年
財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嶽。夢一異
晷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
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
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峯
山。而子孫微矣。

龍溪王汝中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溪先生。正德嘉靖間。王
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

受業焉。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
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
焚傳歸。卒業於師門。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
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唯我也。丙戌。復當會試。
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
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
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盍往焉。畿
曰諾。抵都。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人。覲諸同
志。爭迎。畿與相辯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

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
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
儀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
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
畿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
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
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
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

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叢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精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以成將

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盡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是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是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有生。湏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徹徹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

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人
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
洩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
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
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
天泉相證。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歷本
洲南野。幸門人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
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裏裡往。漸相與質之。當

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借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
爲父母在麻衣布絰不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
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觀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
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
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
祭畢。分席講堂。各呈所見以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桂
溪言議選官僚其姪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桂

溪曰吾亦聞之。但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吾爲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都給事戚賢官。畿再躡乞休。銓司報予告矣。竟以大察去。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嘗曰。吾百念已灰。而

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
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
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
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
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
指授欣然有荅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幾一二衰年日
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
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
成典彙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

以國業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周元峯先生

周任，衡之江山人。與弟積師事章文懿公，講明理學，潛心體究。登弘治乙丑進士，預修孝廟實錄。時遵瑾用事，誘以殊擢，不聽。乃補莆田縣令，陞刑部主事。武宗南巡，陸震以直諫下獄，抗疏救之。後出守梧州，地方多事，以勞瘁致疾，卒於官。其平生師友盡一時名賢，如王陽明、文敷夫、魏莊渠，講明理學，務求真是，直徵追古聖賢而後已。有元峯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季明德先生

季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於鄉，尋丁父母憂。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究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溢，懼學者驚於空虛，則欲身挽其弊，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王文成未發之旨。歷仕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因爲龍場說以反之。大旨以

龍精心以龍之驚惕而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其要歸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爲動。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爲御史。以言事謫。升沅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略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卒之年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草草如平時。其爲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頗

曰景賢又買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
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
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百二
十卷藏祠中

從吾董子濤先生

董濤字子濤號蘿石盭官人以能詩名海內與其鄉之
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
俗共非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此游會稽時年
六十有八矣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訪之人門長揖。上坐。文成異其氣宇。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羅石也。與之語。連日夜。羅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若木偶人。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

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摩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秦其瓢笠持一緘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文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倏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今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遠
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數十年之成業。如解
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
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
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
文成。國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樓
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嶺。
蘿石日有聞。益克然自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
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

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閱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太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於世，穀自有傳。

甌東項遷之先生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其學以實行爲主，而輔以理義。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已而博極經史，融液理奧，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敢忽。

不實於心。雖大儒所言。世之嚴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爲必實於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向慕甚遠。恂恂慙慙。動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鄉黨親族之間。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以進士官郎。署出爲撫廬河間三郡。旣擢湖廣按察副使。以誑誤例。請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構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素爲同郡張文忠相公所知。該進士數欲推轂不聽。以故不得上。躋選庶吉士。避不赴考。

部察以南北散要爲輕重始除主事卽得南京工部比
調北會舉主事改御史總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
吏部考功三辭乃免顧益感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
郡至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移書相勞苦
裁答忠亮不一及已私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濡
邇至於蒞政臨民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筭起
廢祛蝨雖要途名人不避所至以文學飭治務與士民
相休息而一以實心煦媪之跡其治行卽在漢世循吏
傳中已爲稀濶罕見世之庶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

諸標通不暇或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張譽望卽伎倆矜飭競勝嗜進不遑孰甘黜闇人使耶以喬之修習卽無宦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歷又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橫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喬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爲低昂明興薛吳之後絕學復倡至白沙

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苟無先人皆有窺覷喬
獨崛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爲黨援卽其著書滿家亦不
肯輕出視人以立門戶至與同志者論議稍異必往復
辨析弗明弗止自儒生以至顯貴自平居以至行役未
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爲措之行則
亦可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其所行者皆僖中也故其
視天下無一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爲之時凡衆之所
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威其心而同其意蓋自
考其學者有在也卒年六十學者稱爲甌東先生

李侯璧先生

李瑛字侯璧永康人由歲貢授東鄉訓導陞淑浦教諭
嘉靖乙丑詔拔異材以風羣吏當道薦瑛擢大理評事
瑛蚤有志理學徒步見陽明先生於越先生授以致息
知之談瑛悟得居精思盡得其旨於是同門錢緒山王
龍溪輩推重之在東鄉當道聘主豫章書院教事及敵
浦日與同志訂會所至發明師訓聽從者衆平居不事
生業死之日惟曰只此見在良知吾今緊密受用性命
者了古所謂得正而斃者瑛之謂與所著有質疑稿若

千卷

一山王體仁先生

王愛字體仁，秀水人。父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年五十，始舉體仁，因名之曰愛。愛羹墻父訓，以聖賢自期。已而聞一庵唐先生講學茗中，負笈從之遊，得聞討真心之說。已又受業於王龍溪先生，盡聞王文成致良知之旨。愛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察情識，卽是真心。一落情識卽非真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低悟。自是學益有進。癸卯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不售。愛

不爲動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往來益編交海內諸名
流相與推明師說已未舉進士場中得其文驚歎以爲
陸子靜之流請教職將行所聞以淑後進得順天府學
日夕與諸生講究以身示之鵠蹈墨履繩都人士瞿然
顧化時稱人師未幾遷國子監丞陶鑄六館如所以教
京兆者擢刑部山西司主事以遷葬得請歸遂不復出
歸凡十年好學不倦時與吳越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
日益精嘗語學者曰學以自檢檢人則隘學以容人自
容則舛君子以爲名言堂中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故

業室不益，棧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門生徐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不能爲子娶婦，愛傾橐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者如坐春風中。及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意。」從容詠黃鶴詩而逝。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一山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張時宜字仲衡先世爲寧波人宣德間名洪者爲鶴慶
司理貧不能歸遂占籍劍川之上和村時宜幼穎敏善
屬文弱冠廩於學官嘉靖壬辰升入太學時監丞博士
閱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
上等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蕃府學教授時
宜以師傅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者盡
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在職數年惓惓以
古道教士行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
之時宜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

之時宜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易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大夫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丁內艱歸服闋補江西建昌教授郡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時宜益砥礪勉修職業冬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內卽駸駸乎有鄒魯風郡人羅汝芳倡明道學與時宜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官侍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扇忽墜地終講竟不敢拾

取其爲僚友敬憚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旬
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
五六百里者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於鶴之孝廡
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
之歌洋洋乎聲滿閭里過者起敬滇之有歌自時宜始
道達鄉中老少論以孝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
父兄必訴於時宜時宜召而論之其人慙服有誤犯者
悔曰切莫聞於張先生夷民爲盜時宜挺身論之盜卧
弓於地稽首謝而去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淮園子東

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於世學者稱爲東山先生。

徐仲章先生

徐袍字仲章蘭谿人性英敏年十二爲邑諸生初慕左
騷史漢古文辭所排纘逼真名家既而悔曰雕蟲小技
壯夫不爲顛顛慕尚正學當時學漁洛者矩范有章楓
山先生在不致越步武新建說出羣隊爭攻爲異端袍
獨幽探密証深嗜其旨手傳習錄爲贊稱說以自勉迪
人常恨不得親炙受業門墻稱私淑焉時尊新建者又

高步談多遺行而袍內事父母志物咸備事伯兄友
愛二弟卽古三荆二方不啻也日取家禮及諸典章儀
制令其族人習行之又序之譜以別其嫌申之禮以文
其陋族於是彬彬敬讓之風年未三十應貢更以讓
其次者憐其貧也時華亭徐文貞督學兩浙標其行爲
士林鶴甲午頌鄉薦未幾卒袍早歲以文雄意不可一
世及潛心聖學剴落文采一意力行內外純白如夜光
之在璞或爲琬琰或爲瑚璉卽良工對之無得而名恒
與門弟子言曰所謂儒學者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

天天卽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學者。奉爲格訓。以子用光。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以孫學聚貴。晉贈通奉大夫。福建右布政使。所著有誦餘錄。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各若干卷。行於世。

金汝白先生

金賁亭。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

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
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當留曹謁告時屏居數月
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
伊川二先生在坐責亨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
兄最知心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
太迫反入於鈔刀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
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公坐澄心體認天理久
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荷心真趣日融
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氷解凍釋處不覺已侵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
地已絕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不
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
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斥大僚之員祀
衆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邇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
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開道南書院
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
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尋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
爲學次第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翫

風而惜其不久也。實享天性孝友，自筮仕以至擢冠，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母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遺教，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說》，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說》、《通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白學源流之集》。

東白先生應德夫瑋

應瑋字德夫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工夫瑋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後膺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人皆樂從致仕年九十卒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略若干卷

陸元靜先生

陸澄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廡下之堂而且暮侍焉性故豪邁後日雍默自

持操操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別事，蓋其篤也已。欲
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
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徽棊
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
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諺道德仁義，亦直功利
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當釋
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
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

無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堯舜禹夏則托其真
物一體之心官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
以示人。如老子彭聃之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
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
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勝於堯舜
但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榮
精神靡歲月爲也。文成於漢景。屬意謂曰仁。沒吾道益
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職失明。矯湖俗於禮文
成爲素真父墓。仕至尚書郎。

卷之三 先生

唐鑑字子正。歸安人。自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及舉於鄉。卒業南雍。遂師事南海湛澤民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卽以建言削籍歸。閉門講學。信從者衆。時慕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體認。先聖王先生稱致良知。權乃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言爲的。時請學者曰。夫真心者。卽真筵之所謂道心也。曰討。學問思辨行之功。卽真筵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探討致良。

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卽所謂體貼天理與致良知之說。渾然合一。如月落萬川而萬川之月。以一月攝之。澄湛圓明。照徹天地千古。而上有聖人。以真心質之。而無疑千古。而下有聖人焉。以真心候之。而不悖。所謂堯舜之心。至今在者。此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者。此也。蓋樞合下識得此心。一念合真。卽是天命之性。但於探討處得親切之味。則六經皆我註脚。故於宇內名理靡不窺念。念合真卽是率性之道。但於

經緯處克括得盡則萬物皆我一體致於國家機務
不講又以討真心工夫不必外求只在當身不必遠
只於日用故於辭受取乎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
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二集
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已學者稱爲一卷先生

張子蓋先生

元仲字子蓋其先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
越之山陰代有聞父天棖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
其於世也生而魁岸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

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以諫
免、林遷爲詠詞慷慨泣下沾襟。太僕乃色喜、大奇之。嘗
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之。已聞王文成
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
第。下推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
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
歸自京師、而太僕有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臬、擊武定
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使吏訊作身被太僕萬里
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自狀嘗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

籍越後馳如越、屢及門、血纒纒、濟臨天下聞而哀之、庚
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
修撰、作自以遭逢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
日索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陸慶改元、疏
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林曰、若曹星近 皇位、
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紹、管、蕪、非人乎、乃取中鑑錄、自
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
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尋克經筵講官既入侍
金華退而歎曰明主方孳孳嚮學臣受講臣風勸
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迺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
心待對期有所感孚焉神宗皇帝御曆單恩時仲卽
跪白太僕冤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冠服至是復申
前請忤旨格不行忤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
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
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警志以歿願以身

代父報國而卒且徽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提禁之恨
竟以此轉轉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
廷亦多有人乃瞑忤平生惟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
不空事口耳顧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竊文成之外郭耳又
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摛考亭所論著與
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
標端介絕不喜姘姍事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
以奇行自見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待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居喪毀瘠。祭葬悉遵古禮。撫異母弟。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弟。及蓋忭之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作山陰縣志。未竟忭續成之。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褒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聖學

卷之四

五

先賢

陳思敬先生

子植槐附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父荆獻傳洽端方從王文成游以
貢司諫崑山善幼穎異從父游文成門文成以任道器
許之稍長卽潛心性命之學弱冠成進士三令岩邑擢
宗伯郎督學滇越梓經史審課程崇行誼士蒸蒸向風
所至俎豆之仕至雲南左布政使疏止採金貢象諸大
役鑿寸札通政府當大計纔上規勸數十言而已當時
多其撓直未六十引年獲予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
主教賦性端樸步中規矩危坐終日無疾言遽色家範

壘肅庭屏，悉書古人嘉言懿行，可以爲子弟法者，冠婚喪祭，悉遵古禮，衣粗食糲，而性樂施，閭里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壬午民亂，縱焚官舍十級，其九獨相戒曰：毋入後市街，驚陳布政。其孚重於時如此。纂修杭州府志，子苳槐，太學生，端介有父風。孝友尚義，父歿二十年，私居不釋衰經，竟以遷葬，哀毀卒。所著有自微新編，幾於家。

敬庵許孟中先生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少負大志，既領鄉薦，復從唐一

應先生講聖賢之學。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虞衡主事。調考功。在南都三年。日與諸同志講明正學。學者多從之。未幾。調北考功。而胡選郎汝桂者。自附講學。時時引平遠款語。先是。選君嚴重。不輕與後進交。一談。胡獨乃爾。諸僚皆驚。以爲必議流品。各使人竊聽。無所得。潘君爲之側目。會冢宰楊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諸講學者亦少。橫臺諫俱爲之羽翼。聞巷喧傳。謂將盡易置。諸大臣。襄毅心憤之。比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乎遠不平。因移病歸。

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孚遠考功卽出爲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監李茂許俊美復張磯海上助爲聲勢孚遠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務卽身督二軍薄賊壘二魁大懼孚遠卒使人諭降之使縛倭寇以自效又建善後十二策迄安堵以功移閩臬銜者復忌之以閩察謫兩淮運司判官孚遠拂衣歸將遂終隱爲啓筵後學計因徃見一庵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記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

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
晚矣。乎遠遂之官。三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
中。未幾，丁內艱，服闋，補北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
銜者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
撥。天下從風而靡。乎遠悠然自如，不少屈。銜者益恨之。
而南昌之命下矣。乎遠明於經濟之大體，沉細有斷事
至必究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其守南昌也，務庶
民而敦尚教化。雖簿書旁午，不廢講學。二年，以特薦，遷
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三年，擢應天府

丞請築當塗隄，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材以澳事被逮，孚遠與李同年，且以講學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爲南道所彈，詔降二級調外。歸，會父死，服終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挾請封貢，兵部議許之而未定也。孚遠以爲不可，比至鎮，密募死士往偵，而躬練兵儲糗以俟。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首相誓殺狀，遂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許封貢。以啓小夷輕中國心，朝議寤之，卒罷封貢。而倭患得息者用。

乎遠中策也。鎮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兵部右侍郎。時倭尚未平，以乎遠得要領，遂改北兵左，乎遠在南都，以閒曹日事講學，與楊禮部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至是外計復借講學造端，謀去之。乎遠遂決意歸，五請始得允。既歸，不殖生產，亦不。如二，既行樂，惟孜孜以講學爲務。於近世學者，獨服膺陽明。然所講非良知派也。講學者多黨，乎遠獨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乎遠雅重之。及以事囑，則講不與交。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戊

國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子遠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平遠近之矣。生平質直，不藻飾之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終